

第五十八回

二心攪亂大乾坤

一體難修真寂滅

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，縱起兩道祥光，離了南海。原來行者勛斗雲快，沙和尚仙雲覺遲，行者就要先行。沙僧扯住道：「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，先去安排。待小弟與你一同走。」大聖本是良心，沙僧却有疑意。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。不多時，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，二人洞外細看，果見一個行者，高坐石臺之上，與羣猴飲酒作樂。模樣與大聖無異，也是黃髮金箍，金睛火眼，身穿也是錦布直裰，腰繫虎皮裙，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，足下也踏一雙麕皮鞋，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，朔腮別土星，查耳額鬚闊，獠牙向外生。

這大聖怒發，一撒手，撇了沙和尚，掣鐵棒上前罵道：「你是何等妖邪，敢變我的相貌，敢占我的兒孫，擅居吾仙洞，擅作這威福！」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，也使鐵棒來迎。二行者在一

處，果是不分真假。好打呀！——

兩條棒，二猴精，這場相敵實非輕。都要護持唐御弟，各施功績立英名。真猴實受沙門教，假怪虛稱佛子情。蓋爲神通多變化，無真無假兩相平。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，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。這個是如意金箍棒，那個是隨心鐵桿兵。隔架遮攔無勝敗，撐持抵敵沒輸贏。先前交手在洞外，少頃爭持起半空。

他兩個各踏雲光，跳鬪上九霄雲內。沙僧在旁，不敢下手，見他們戰此一場，誠然難認真假。欲待拔刀相助，又恐傷了真的。忍耐良久，且縱身跳下山崖，使降妖寶杖，打近水簾洞外，驚散羣妖，掀翻石凳，把飲酒食肉的器皿，盡情打碎；尋他的青氈包袱，四下裏全然不見。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，遮掛洞門，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，近看乃是一股水脉，故曰水簾洞。沙僧不知進步來歷，故此難尋。即便縱雲，趕到九霄雲裏，輪着寶杖，又不好下手。

大聖道：「沙僧，你既助不得力，且回覆師父，說我等這般這般，被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。」道罷，那行者也如此說。沙僧見兩個相貌，聲音，更無一毫差別，皂

白難分，只得依言，撥轉雲頭，回復唐僧不題。

你看那兩個行者，且行且鬪，直來到南海，竟至落伽山，打打罵罵，喊聲不絕，早驚動護法諸天，即報入潮音洞裏道：『菩薩，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。』那菩薩與木叉行者，善財童子，龍女，降蓮臺出門喝道：『那孽畜那裏走！』這兩個遞相揪住道：『菩薩，這厮果然像弟子模樣，纔自水簾洞打起，戰鬪多時，不分勝負。沙悟淨肉眼愚蒙，不能分識，有力難助，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復師父，我與這厮打到寶山，借菩薩慧眼，與弟子認個真假，辨明邪正。』

道罷，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。衆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，莫想能認。菩薩道：『且放了手，兩邊站下，等我再看。』果然撒手，兩邊站定。這邊說：『我是真的！』那邊說：『他是假的！』菩薩喚木叉與善財上前，悄悄吩咐：『你一個幫住一個，等我暗念緊箍兒咒，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，不疼的便是假。』他二人果各幫一個。菩薩暗念真言，兩個一齊喊疼，都抱着頭，地下打滾，只叫『莫念！莫念！』

菩薩不念，他兩個又一齊揪住，照舊嚷鬧。菩薩無計奈何，即令諸天木叉，上前助力。衆神恐傷真的，亦不敢下手。菩薩叫聲『孫悟空』，兩個一齊答應。菩薩道：『你當年官拜弼馬溫，大鬧天宮時，神將皆認得你；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。』這大聖謝恩，那行者也謝恩。二人扯扯拉拉，口裏不住的嚷鬧，竟至南天門外，慌得那廣目天王，帥馬，趙溫，關四大天將，及把門大小衆神，各使兵器攔住道：『那裏走！此間可是爭鬪之處？』

大聖道：『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在路上打殺賊徒，那三藏趕我回去，我徑到普陀巖見觀音菩薩訴告，不想這妖精，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，打倒唐僧，搶去包袱。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，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。後到普陀巖告請菩薩，又見我侍立臺下，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，又先在菩薩處遮飾。菩薩却是個正明，不聽沙僧之言，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。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。纔自水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，菩薩也難識認，故打至此間，煩諸天眼力，與我認個真假。』

道罷，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衆天神看數多時，也不能辨。他兩個吆喝道：『你

們既不能認，讓開路，等我們去見玉帝！」衆神搪抵不住，放開天門，直至靈霄寶殿，馬元帥同張葛許邱——四天師——奏道：「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，打進天門，口稱見主。」

說不了，兩個直囔進來，就在那玉帝即降立寶殿，問曰：「你兩個因甚事擅闖天宮，囔至朕前尋死？」大聖口稱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臣今皈命，秉教沙門，再不敢欺心誑上；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……」——如此如彼，把前情備陳了一遍。——「望乞與臣辨個真假！」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。玉帝即傳旨宣托塔李天王，教：「把「照妖鏡」來照這厮，誰真誰假，教他假滅真存！」

天王即取鏡照住，請玉帝同衆神觀看。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；金箍，衣服，毫髮不差。玉帝亦辨不出，趕出殿外。這大聖呵呵冷笑，那行者也哈哈歡喜，揪頭抹頸，復打出天門，墜落西方路上，道：「我和你見師父去！我和你見師父去！」

却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，又行了三晝夜，回至本莊，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。唐

僧自家悔恨道：『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，搶去包袱，豈知却是妖精假變的行者！』沙僧又道：『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，一匹白馬；又有一個八戒挑着我們包袱，又有一個變作是我，我忍不住惱怒，一杖打死，原是一個猴精。因此驚散，又到菩薩處訴告。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，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。我難助力，故先來回復師父。』

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。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『好好！好好！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！他說有幾起取經的，這却不又是一起？』那家老老小小，都來問沙僧道：『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？』沙僧笑道：『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，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見觀音菩薩，却又到花果山，方纔轉回至此。』那老者又問：『往返有多少路程？』沙僧道：『約有二十餘萬里。』老者道：『爺爺呀，似這幾日，就走了這許多路，只除是駕雲，方能彀得到！』八戒道：『不是駕雲，如何過海？』沙僧道：『我們那算得走路；若是我大師兄，只消一二日，可往回也。』那家子聽言，都說是神仙。八戒道：『我們雖不是神仙——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！』

正說箇，只聽半空中喧譁亂嚷，慌得都出來看，却是兩個行者打將來。八戒見了，忍不住

手攢道：『等我去認認看。』好獸子，急縱身跳起，望空高叫道：『師兄莫嚷，我老豬來也！』那兩個一齊應道：『兄弟，來打妖精！來打妖精！』那家子又驚又喜道：『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！就是發願齋僧的，也齋不着這等好人！』更不計較茶飯，愈加供養。又說：『這兩個行者只怕鬧出不好來，地覆天翻，作禍在那裏！』

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，背後是憂，即開言道：『老施主放心，莫生憂嘆，貧僧收伏了徒弟，去惡歸善，自然謝你。』那老者滿口回答道：『不敢！不敢！』沙僧道：『施主休講，師父可坐在這裏，等我和二哥去，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，你就念念那話兒，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，不疼的就是假的。』三藏道：『言之極當。』沙僧果起在半空道：『二位住了手，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。』

這大聖放了手，那行者也放了手。沙僧攙住一個，叫道：『二哥，你也攙住一個。』果然攙住，落下雲頭，竟至草舍門外。三藏見了，就念緊箍咒。二人一齊叫苦道：『我們這等苦關，你還呪我怎的？莫念！莫念！』那長老本心慈善，遂住了口不念，却也不認得真假。他兩個掙脫手，

依然又打。這大聖道：『兄弟們，保着師父，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！』那行者也如此說。二人抓抓搔搔，須臾，又不見了。

八戒道：『沙僧，你既到水簾洞，看見假八戒挑着行李，怎麼不搶將來？』沙僧道：『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，他就亂圍上來要拿，是我顧性命走了。及告菩薩，與行者復至洞口，他兩個打在空中，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，打散他的小妖，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，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，尋不着行李，所以空手回復師命也。』八戒道：『你原來不曉得。我前年請他去時，先在洞門外相見，後被我說泛了他，他就跳下去洞裏。換衣來時，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裏一鑽。那一股瀑布水流，就是洞門。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裏面也。』

三藏道：『你既知此門，你可趁他都不在，可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，我們往西天去罷。他就來，我也不用他了。』八戒道：『我去。』沙僧說：『二哥，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，你一人恐弄他不過，反爲不美。』八戒笑道：『不怕！不怕！』急出門，縱着雲霧，竟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。

却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嚷到陰山背後，謊得那滿山鬼戰兢兢，藏躲躲躲。有先跑的，撞入陰司門裏，報上森羅寶殿道：『大王，背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！』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，三殿宋帝王，四殿卞城王，五殿閻羅王，六殿平等王，七殿泰山王，八殿都市王，九殿忤官王，十殿轉輪王。一殿轉一殿，霎時間，十王會齊，又着人飛報與地藏王。——盡在森羅殿上，點聚陰兵，等擒真假。只聽得那強風淒淒，慘霧漫漫，二行者一翻一滾的，打至森羅殿下。陰君近前攔住道：『大聖，有何事開我幽冥？』

這大聖道：『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，路過西梁國，至一山，有強賊截劫我師，是老孫打死幾個，師父怪我，把我逐回。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，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綽着口氣，假變作我的模樣，在半路上打倒師父，搶奪了行李。師弟沙僧，向我本山取討包袱，這妖怪立師名，要往西天取經。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，我正在側。他備說原因，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，果被這厮占了我巢穴。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，其實相貌，言語等，俱一般，菩薩也難辨真假。又與這厮打上天堂，衆神亦果難辨，因見我師，我師念緊箍咒試驗，與我一般疼痛。故此鬧至幽

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，看假行者是何出身，快早追他魂魄，免教二心沌亂。」

那怪亦如是說一遍。陰君聞言，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，更無個假行者之名；再看毛蟲文簿，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，大鬧陰司，消死名一筆勾之，自後來凡是猴屬，盡無名號。查勘畢，當殿回報。陰君各執笏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，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，你還到陽間去折辨。」

正說處，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：「且住！且住！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。」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。他若伏在地下，一霎時，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，洞天福地之間，羸蟲，鱗蟲，毛蟲，羽蟲，昆蟲，天仙，地仙，神仙，人仙，鬼仙，可以照鑒善惡，察聽賢愚。

那獸奉地藏鈞旨，就於森羅庭院之中，俯伏在地。須臾，抬起頭來，對地藏道：「怪名雖有，但不可當面說破，又不能助力擒他。」地藏道：「當面說出便怎麼？」諦聽道：「當面說出，恐妖精惡發，搔擾寶殿，致令陰府不安。」又問：「何爲不能助力擒拿？」諦聽道：「妖精神通，與孫大聖無二。幽冥之神，能有多少法力？故此不能擒拿。」地藏道：「似這般怎生祛除？」諦聽

言：「佛法無邊。」

地藏早已省悟，即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形容如一，神通無二，若要辨明，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，方得明白。」兩個一齊嚷道：「說的是！說的是！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。」那十殿陰君送出，謝了地藏，回上翠雲宮，着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。

看那兩個行者，飛雲奔霧，打上西天，有詩爲証：

人有二心生禍災，天涯海角致疑猜。欲思寶馬三公位，又憶金鑾一品臺。南征北討無休歇，東攬西除未定哉。禪門須學無心訣，靜養嬰兒結聖胎。

他兩個在那半空裏，扯扯拉拉，抓抓搥搥，且行且鬪，直嚷至大西天靈鷲山雷音寶剎之外。早見那四大菩薩，八大金剛，五百阿羅，三千揭諦，比丘尼，比丘僧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諸大聖衆，都到七寶蓮臺之下，淨聽如來說法。那如來正講到這：

不有中，有，不無中，無。不色中，色，不空中，空。非有爲，有，非無爲，無。非色爲，色，非空爲

空。空卽是空，色卽是色。色無定色，色卽是空。空無定空，空卽是色。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。名爲照了，始達妙音。

概乘稽首皈依。流通誦讀之際，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，卽離寶座，對大衆道：「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競鬪而來也。」大衆舉目看之，果是兩個行者，吆天喝地，打至雷音勝境。慌得那八大金剛，上前攔住道：「汝等欲往那裏去？」這大聖道：「妖精變作我的模樣，欲至寶蓮臺下，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。」衆金剛抵攔不住，直囔至臺下，跪於佛祖之前，拜告道：「弟子保護唐僧，來造寶山，求取真經，一路上煉魔縛怪，不知費了多少精神。前至中途，偶遇強徒劫擄，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個。師父怪我趕回，不容同拜如來金身。弟子無奈，只得投奔南海，見觀音訴告。不期這個妖精，假變弟子聲音，相貌，將師父打倒，把行李搶去。師弟悟淨尋至我山，被這妖假捏巧言，說有真僧取經之故。悟淨脫身至南海，備說詳細。觀音知之，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。因此，兩人比併真假，打至南海，又打到天宮，又會打見唐僧，打見冥府，俱莫能辨認。故此大胆輕造，千乞大開方便之門，廣垂慈憫之念，與弟子辨明邪正，庶好保護唐僧親

拜金身，取經回東土，永揚大教。」

大衆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，衆亦莫辨；惟如來則通知之。正欲道破，忽見南下彩雲之間，觀音來了。參拜我佛。我佛合掌道：「觀音尊者，你看那兩個行者，誰是真假？」菩薩道：「前日在弟子荒境，委不能辨。他又至天宮地府，亦俱難認。特來拜告如來，千萬與他辨明辨明。」如來笑道：「汝等法力廣大，只能普閱周天之事，不能徧識周天之物，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。」

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。如來纔道：「周天之內有五仙：乃天地神人鬼；有五蟲：乃蠃鱗，毛羽，昆蟲。這廝非天，非地，非神，非人，非鬼，亦非蠃，非鱗，非毛，非羽，非昆蟲。又有四猴混世，不入十類之種。」菩薩道：「敢問是那四猴？」如來道：「——」

「第一是靈明石猴，通變化，識天時，知地利，移星換斗。

「第二是赤尻馬猴，曉陰陽，會人事，善出入，避死延生。

「第三是通臂猿猴，拿日月，縮千山，辨休咎，乾坤摩弄。

「第四是六耳獼猴，善聆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後，萬物皆明。

「此四猴者，不入十類之種，不達兩間之名。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。此猴若立一處，能知千里外之事；凡人說話，亦能知之；故此善聆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後，萬物皆明。——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，六耳獼猴也。」

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，胆戰心驚，急縱身跳起來就走。如來見他走時，即令大衆下手。早有四菩薩，八金剛，五百阿羅，三千揭諦，比丘僧，比丘尼，優婆塞，優婆夷，觀音，木叉，一齊圍繞。孫大聖也要上前，如來道：「悟空休動手，待我與你擒他。」那獼猴毛骨悚然，料着難脫，即忙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蜜蜂兒，往上便飛。如來將金鉢盂撒起去，正蓋着那蜂兒，落下來。大衆不知，以爲走了。如來笑云：「大衆休言。妖精未走，見在我這鉢盂之下。」大衆一發上前，把鉢盂揭起，果然見了本像，是一個六耳獼猴。

孫大聖忍不住，輪起鐵棒，劈頭一下打死，至今絕此一種。如來不忍，道聲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大聖道：「如來不該慈憫他。他打傷我師父，搶奪我包袱，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，白晝搶奪，也

該個斬罪哩！如來道：『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。』大聖叩頭謝道：『上告如來得知。那師父定是不要我；我此去若不收留，却又不勞一番神思，望如來方便，把鬆箍兒咒一念，褪下這個金箍，交還如來，放我還俗去罷。』如來道：『你休亂想，切莫放刁。我教觀音送你去，不怕他不收。好生保護他去，那時功成歸極樂，汝亦坐蓮臺。』

那觀音在旁聽說，即合掌謝了聖恩，領悟空，輒駕雲而去。隨後木叉行者，白鸚哥，一同趕上。不多時，到了中途草舍人家。沙和尚看見，急請師父拜門迎接。菩薩道：『唐僧前日打你的，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。幸如來知識，已被悟空打死，你今須是收留悟空，一路上魔障未消，必得他保護你，纔得到靈山，見佛取經，再休嘆怪。』三藏叩頭道：『謹遵教旨。』

正拜謝時，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，豬八戒背着兩個包袱，駕風而至。馱子見了菩薩，倒身下拜，道：『弟子前日別了師父，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，果見一個假唐僧，假八戒，都被弟子打死，原是兩個猴身，却入裏，方尋着包袱。當時查點，一物不少，却駕風轉此，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？』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，那馱子十分歡喜，稱謝不盡。師徒們拜謝了。

菩薩回海，都依舊合意同心，洗冤解怒；又謝了那村舍人家，整束行囊，馬匹，找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中道分離亂五行，降妖聚會合元明。神歸心舍禪方定，六識祛降丹自成。

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